

跨度

长篇小说文库

陶然◎著

繁华落尽

长篇小说

一个人的千山万水

一个人的千丝万缕

到什么时候才会明白

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

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挂念

用最大的还是最小的声音

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遗憾

表示人生对繁华的哀挽

错觉也是感觉 误会

也是机会 看看那些雕像

它们总是站着我们总是走着

它们却总是我们的前方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跨度

长篇小说文库

陶然◎著

繁华落尽

长篇小说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繁华落尽 / 陶然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112 - 4

I. ①繁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84019 号
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9.75 字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昨夜西风凋碧树
繁华落尽见真淳

序：怅望千秋 谁与同归 ——《繁华落尽》读后

司 药

有幸拜读陶然长篇新作《繁华落尽》，最突出的感觉是“雅俗共赏”。作品是以感怀、伤怀为底色的人文主义作品，写人心、人性的复杂诡谲极为深刻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作品冲突激烈，扣人心弦，峰回路转，有让读者拿起来就放不下的魔力！当然，合上书卷，萦绕于心的，还是那些从文字中溢出的世间百态、人生况味。正文前的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繁华落尽见真淳”，系从晏殊的词和元好问的诗中各取一句，亦已寄托了这份醇厚的味道。

况味是从人物而来，先谈谈几个难忘的人物。

许杰、钟雨城、田明辉，三兄弟没有利益纠葛时的友情，透着男人孩子气的爽朗、豪情，让人不由地想到现代版的“桃园三结义”。但在三兄弟看似纯洁透明的友情中，我自始至终揪着心，特别担心哥仨的友情变色变味。还好，三兄弟情谊尚存，没有崩盘。其间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，但，能在经历很多后，仍旧“坐”在一起，就已是很理想的了，我们不必奢望太多。

吕瀚洋，在爱情、友情、人生、事业上，个人品格完美到无可挑剔。在我看来，对刘芳、对许冥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吕瀚洋都是爱的，他的爱不是滥情而是人性的善萌动、善本真。而这个人物真正触动我的，是他的内敛、重义和对朋友的诚挚。这一品质相当相当重要。我明知此人“纯属虚构”，但仍为之振奋。再看他超越官场终成正果的“无为而治”，以及后来

对人生变轨历经磨难的许杰的正面影响,无论从外在气质还是内在精神,他都不能是次要角色。

孟婷,这个女孩子漂亮、聪明又现实。应该说,孟婷是爱许杰的,但纷杂的人世间,仅有爱情是不够的。要背负家庭的重担,她不得不活得更物质一些。生活的绝对,压制得爱情只能是相对。孟婷既要理想的爱情,又想要现实的实惠,可以理解,但结果只能是绝杀。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凄楚而又工于心计,光彩夺目后面是一片黯淡。

下面我要重笔分析的是《繁华落尽》的一号主人公许杰。这个从童话世界坠落尘世的人,画出了怎样“高台跳水”的人生?富二代许杰,年少阳光,任性率直,在单位地位超脱,风轻云淡地傲视“办公室的故事”。还是这个富二代许杰,转行专攻文学艺术,才情横溢,优越感卓然;与同学斗文说字,与玉女款款说爱,大有《红楼梦》中与众姐妹赏菊猜字之宝二爷的范儿。世事难料,家道说落也就落了。从王子到平民,服饰的变化很容易到位,心理的转变却难水到渠成。此时的许杰痛苦、失落,开始为自己的前途算计。

不同于大学时与室友的矛盾,转入职场,因为事关前途,局面也就空前惨烈起来。与洪哲的明争暗斗,对谋害父亲的仇人的复仇计划,许杰都表现得相当凌厉。

小说最后,许杰那畅快的富有象征性的一哭,把郁结释放得淋漓尽致。是的,无论你的算计、你的争斗有多充分的理由,如果你还想“做人”,就必须给自己一点底线来审视自我,为灵魂洗澡。否则,时间久了,你可能真的因为偏离人性太远,而回不到“人间”。

作者心意沉沉地为我们“导演”了《繁华落尽》,让我们随了许杰以及“许杰们”,也哭也笑,也伤也叹,在感喟人生无常、现实无情时,感在眉梢,伤在心头:职场、生活、情感,谁人不是似曾相识地活在自己、活在他人的参照中?只是苍茫前路,吾谁与归?

其次我想说说《繁华落尽》的几个特点。

一是虚幻镜像的应用。慕容这个人,我反复对照着看了好几遍,越看越觉其妙。慕容何许人也?神秘神秘,行踪飘忽,唱起歌来,可高可低,可

男可女，可独唱可和声，让所有听者都如痴如醉，如疯如狂，直非人力所能。坦白说，我极喜欢慕容这条诡异惊悚的虚线。他（她）的种种，让你可以这样想，也可以那样想，但你就是抓不住，虚得让人胆寒。就让慕容游离于我们，召之不来，挥之不去，这样的效果，使得文本对读者更多一份“悬疑片”的钳制力。我为作者如此“设局布景”击节赞赏！

二是讲究细节。《繁华落尽》极可能沾染了作者性格中的敏感、多思，所谓一切要有出处。你看他对每一个人物、每一件事、每一个场景的描摹都不惜笔墨，比如宴席上谁的椅子离谁近些、进餐的用具、饭菜的搭配，甚至连根本排不上号的次次重人物也妥帖“安顿”。如此种种，无不透着从现实中带来的，对人物、事件、现场观察的敏锐和细微。他把它们用文字缜密地还原，为文本增加了可信度和亲和力。

第三个特点是小说的“文艺”和“文化”。

作品是作者素养的全方位体现。《繁华落尽》里，歌、曲、舞台，诗、书、大家……放在一起，让置身其间的读者，不由地随了作者，沾染了满身书香，很雅致，很享受。一部作品，润笔着墨、构架布局可以潜心学习、巧力借鉴，可整体气质却是独此一家、无可复制的。

到篇末，作者体现的不止是文化素养，还有出众的文化眼光和超脱的境界，以至小说会有意想不到的描述：许杰身后的时空，是白先勇；许杰、白先勇身后，是张爱玲；许杰、白先勇、张爱玲身后，云蒸霞蔚、宝相庄严的是曹雪芹……一个个人物和人物身后的人物，带着穿越时空的尘埃，带着共通脉络的气息，形成“千古伤心人”的序列。

在一种浓稠的文艺氛围中、一种哀静的色调里，许杰又一次站到那座曾经站过的桥上。我更愿意把这种场面看作是许杰半生坎坷、尘埃落定后的释怀。毕竟，我们在来路上，找到了同伴，在去途中，便不会寂寞。

2015年10月



你们跟着我,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,走进宽阔暗淡的楼房,踏上“吱呀”作响的楼梯。不必用力,像在梦中那样。二楼,三楼,四楼,你们听见了会议室里激烈的争吵。人们喜欢偷窥而不愿意承认,但这次我带你们堂而皇之地进去。

向着门走,近些,再近些,通电似的微微一麻,现在你们在会议室里了。

如你所见,室内有一张长圆形黑漆桌,烟灰缸里满满地盛着烟蒂。两拨人在剑拔弩张地僵持,确切地说,是一群对一个。那“孤独的战士”就是许杰。他站起来问了个让大家尴尬的问题:“也就是说,你们想彻底罢免我的职务?”

许杰目光灼灼,声色凌厉,站在桌边,居高临下地扫视着一圈围坐着的同事。他大概只有一米七四,此刻却仿佛一下子高大了许多,威压全场。

祁院长、曹院长对望一眼。另两位副院长一个轻声咳嗽,一个忽然间对手机产生了兴趣,低着头摁键,一声不吭。院长助理洪哲强作镇定地笑了笑,笑容却泄露出他比其他人更加紧张。

D市亭湖区文学院的领导班子全在这里了。这单位向来暗流汹涌,但像今天这样连表面上的团结都维持不住,弄到图穷匕见,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。

祁院长向洪哲使了个眼色,是带着命令味道的请求,像医生问病人要不要挂水,老师问学生想不想进步,与其说是选择题,不如说是填空题,答案还是预备好了的。

洪哲退无可退，站了起来，隔着桌子与许杰对视：“进一步调查是局领导的意思，许院不要介意。”许杰“哦”了一声：“你是发言人，还是传声筒？”洪哲脸上挂不住了，当着这些人，他不能不强硬：“那要服从领导分配！我可不像许院你，专门唱反调！”许杰说：“你有‘服从’这个法宝，难怪步步高升。哦，不对，除了服从以外，你还擅长背后搞小动作，这就叫刚柔并济，攻守兼备。洪院前途无量呐！”

祁院长、曹院长脸上变色，一齐斥责：“不像话，太不像话！”洪哲胆气又壮了一些：“许杰你狂什么？你不是最清高吗？不是一心扑在艺术上吗？怎么副院长一时半会做不了就这副德行？”许杰一笑：“你们不让我当这个芝麻绿豆官儿我没意见，让我不用再跟你们这些争权夺利、笑里藏刀、蝇营狗苟、卑鄙齷齪的人为伍我举双手赞成！这几年我差一点就成了你们，差一点就不是我自己了。你们有胸怀吗？只有心机；有高度吗？只有低贱。所以我教训你们，鄙视你们，唾弃你们，而不是升不了官气得发昏！洪院，各位，听懂了吗？”数年积郁，一朝吐尽，他在骂他们，同时也在骂过去的自己。

向来奉行“做得说不得”的众人，习惯了钩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可不习惯当面锣对面鼓，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咳嗽的那人也不咳嗽了，玩手机的也收起了手机。他们全体有些惶恐，后悔不该开这个多此一举的会，名为投票，实为羞辱，岂料许杰亮烈难犯，辱人的同时又被他辱。

洪哲最年轻，职位最低，和许杰这几年来的恩怨纠缠也最难解难分，所以他避无可避：“你看你像个干部吧？像个正常人吧？你不觉得你出丑露乖很丢人吗？”许杰道：“那倒说得是，比涵养比素质，谁也及不上你——到A市旅游的那晚，你留下了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啊！”洪哲后背一凉……

曹院长眼见洪哲顶不住，似有什么把柄落在许杰手上，忙站起来帮腔，却很快败下阵去。祁院长威严地站起来，疲软地坐下去。另两位副院长原本噤若寒蝉，这时坐不住了，一起起来说好话，和稀泥，打圆场。洪哲还想在一败涂地前找回一点面子，色厉内荏地说：“许杰，你这么闹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想在这儿混了吗？”

许杰轻蔑一笑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辞职报告，往桌上一甩：“我找好了下家，谈好了条件，要到外地去‘中年再就业’了。祝各位驰骋名利场，开心每一天。”他事先不动声色地安排停当，才将计就计来开这个摊牌的小会。

他收起笔和笔记本，穿上外套，打开门，在众目睽睽下扬长而去。他在长长的走廊上走着，身上那股劲儿松懈下来，少了一点力度，多了几分疲态，乖戾的面目恢复了清俊。他也知道应该好聚好散，犯不着这样翻脸成仇。这几年他着实精明厉害了，可毕竟本性难移。今天这石破天惊的一击，往好听里说是率性而为，往难听里说就是意气用事，全然不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做的事，其在心理上引起的“反作用力”，也就够他在往后的年月里慢慢消化的。

假如不是往后，而是往前……往前，他在倒流的时光里渐渐年轻。我们看到他和洪哲的反复交锋，几度谋算；看到他的剧本两度参赛，反响有别；看到他初来 D 市时的艰辛与隐忍……光阴这东西若有颜色，该是一种几近透明的橙色，有时温暖温馨，有时淡淡落寞。在时深时浅、忽亮忽暗的橙色中，我们看到分分秒秒如逆流的水……看到了许杰的父亲锒铛入狱，看到了他舅舅商场势败，看到了好婆、外公相继去世……看到了大学校园中的他神采飞扬，看到他和孟婷的铭心刻骨，看到他和室友崔俊的率性说笑，只有真正无忧无虑的人才能有的纯净笑容……又往前，是姐姐的死……他和田明辉、钟雨城、吕瀚洋，和李漓、杨倩、郑羽的一场场欢宴、一次次 K 歌、一趟趟逛街、一夜夜倾谈……人生委实禁不起打量，三眼两眼，二十年就过去了……往前流动……我们的目光最后定格在一座桥上。许杰就站在桥中间。那是个夏天的傍晚，暮霭苍茫，晚烟薄笼，归鸦阵阵。

那时许杰二十出头，还是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时段。他的头发不像现在这样微秃，而是异常丰盛；他的身材不像现在这样微胖，而是挺拔清瘦；他的皮肤不像现在这样带着中年的松弛，而是紧紧地绷着。唯一不变的是清秀的五官，只不过这样的五官现在看来少了棱角，而在二十多岁时，有一股奋发激扬的锐气做依托，显得既秀气又不乏刚毅。他穿着淡黄 T 恤，在桥上站着，耳朵里插着“随身听”的耳机，听着梅艳芳的歌，感到哀

愁。他不知道未来有无数的生离死别在等着他，这一刻，在他最平静安逸的日子里，他却享受着少年愁的醉人。

“今夜还吹着风，想起你好温柔，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……”他听着这首《亲密爱人》，有种愉悦的伤感。桥下的流水原是绿色，夕阳一照，变得橙碧交杂。有些浮萍在河水缓缓的推送中，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，看久了简直有点眼晕，加上那桥是没有护栏的石板桥，站在桥上，也好像随时有掉下河去的危险。许杰几乎要走回岸上去了。恰在此时，一段唱完，梅艳芳开始哼出轻柔转折的间奏。她的声线并不娇媚，也不脆亮，本来这样一唱三叹地“嗯”着是很吃亏的。但不知为何，她以她独特的发声方式一处理，以一种阅尽人世的沧桑一灌注，低沉的拖腔竟然化腐朽为神奇，有了荡气回肠的魔力。

许杰的脚挪不动了，生了根似的怔在那里，呆呆的，和天地一起感动。耳中的歌声先像一面白纱，冰削一般，冷冽通透；后来却由固体化成了气体，成了薄雾，成了烟，袅袅飘动，变幻百端，渐行渐远……

许杰眼里充满了眼泪，余光看见田明辉过来了，假装抓痒，在额上搔了搔，不着痕迹地擦掉了泪。田明辉走到桥上，跟他说话，嘴一张一合，如同哑剧。许杰大约露出困惑的神色，田明辉一把扯下了他的耳机：“喂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”

许杰笑了，关了“随身听”，问田明辉刚才在说什么。田明辉说：“说请许大少爷上我家吃饭去。我买好你喜欢的香肚了。”他右手塑料袋里的香肚一跳，像欢迎他们吃它。桥头有个小杂货铺，兼做熟食摊子。许杰刚才就是听着歌等田明辉去买好吃的。

二人各骑着车往前。因为小泥路太窄了，一边是农田，一边是河，无法并列，只能一前一后。田明辉在后面不时打着他的破车铃，叫着：“追上啦，追上啦！”许杰臀部离开坐垫，用力猛骑，同时叫着：“追上了再说！”

他头上出汗，神情却分外愉快。他这是在往田明辉家做客的路上，晚上不打算回家了。这里离城区有十几里路，他们一路骑来，丝毫不感到累。对于许杰来说，到郊区的农家来玩，跟在城里相比，是另一番光景，另一种趣味。

又过了两座桥，往左一拐，到了水泥浇铸的场子上，就到了田家。房子是二层的，材料颇为简陋，玻璃也是俗气的油绿色。两侧各有一块菜地，种着高高矮矮的蔬菜。篱笆上爬着藤，有两朵粉色的小花。许杰看着想起了明代的徐文长，外号“青藤狂士”。

四周阡陌纵横，鸡犬之声相闻，不过不会老死不相往来。与权势赫赫的许家相比，宛然是两个世界。

田明辉事先在单位打过电话回家的，这时便把车一锁，扯开嗓子叫道：“爸、妈，我回来啦。”

2

田明辉的父亲朴实而又聪敏，在乡下是见多识广的一型。一方面，他是真心实意的好客；另一方面，来的是副局长的公子，当然也就更周到三分。他把他们让进屋，倒了茶，清水冲了一根黄瓜，一掰为二，分给小哥儿俩。许杰端详着半根黄瓜，忽然笑了。田父莫名其妙，田明辉说：“傻笑什么？我爸还以为我带了个神经病回家。”田父照儿子头上拍了一掌道：“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”田明辉笑道：“没事，我们是兄弟，他不会生气的。”

许杰笑道：“叔叔放心，我没那么小心眼。我笑是想起了以前听人家说的：‘老黄瓜刷绿漆——装嫩。’”田氏父子一起笑了。

许杰夸黄瓜真水灵，翠绿生嫩，边说边咬得“嘎吱嘎吱”的。田父笑看着，心想这孩子倒随和，不拿大。

吃过黄瓜，洗了手，许田二人到厨房里玩。田明辉的母亲在炒菜，妹妹在塞草进炉灶。铁锅铁铲，加上烧着了的干草，混成一股好闻的香气。许杰叫了“阿姨”。他知道田母耳聋，跟她说话都要像吵架似的，所以脸上显得很恭敬，尽量把口型说清楚，此外就不再多说什么。田小妹和一般农家女孩儿一样，健朗质朴，双颊有两块像“高原红”似的凝滞的红晕。许杰当然也不便跟她多说，只笑着招呼一下。把好兄弟的贫家妹妹变成了恋人，那是言情小说才有的事。他喜欢有情趣，有情调，却最反对生活的戏剧化。

晚饭是一人一碗稠粥，拌黄瓜，炒鸡蛋，切了两个咸鸭蛋做冷盘，加上田明辉特地按许杰口味买来的本地特产——香肚，再就是两碗翠生生的素菜。分量不多，花样不少，看着就有食欲。

许杰的外公为人严厉，在家要求所有人“食不言，寝不语”，一天三顿饭，吃得静悄悄。田家可不管这一套，田父、田明辉、田小妹各说各的新闻，偶尔还争辩几句。田母是不工作的，其在家中的位置有点像许杰家的好婆。田母跟社会接触得少，话也就少。有时一开口，却极响亮——因为耳朵的原因，引来一片善意的笑声。许杰觉得这样吃饭也挺有意思，合不合科学不好说，但活一辈子就为了科学，本身就不科学。

饭后，田明辉陪许杰外出散步。

夏天天黑得迟，七点多了还有大半个天是亮的。云彩娇红，连带着天空也变得柔软而有弹性。许杰只顾了抬头看天，田明辉连忙拉他躲开几步，说：“当心地雷。”许杰低头一看，见是牛粪，不禁笑了，不单笑，还意犹未尽地分析：“你不觉得，食草动物的粪便比较不恶心？像牛粪，好大的一块，傻乎乎的憨厚相；羊粪，一粒一粒，西瓜籽似的，多可爱；马粪……我没见过。反正好比鸡和猪的要干净得多，有消化过的草味……”田明辉忍无可忍地阻止他：“有完没完？这也值得发这么大一通议论啊？”许杰笑道：“要直面真实的人生嘛！”田明辉说：“照你的说法，人生就是屎？”许杰摇头叹息，说田明辉精神境界太低。

村子里各家吃饭时间不一，田家只怕连碗都洗好了，左近的几家炊烟才升起来。淡白的，粗粗的，弯弯的，朴拙可喜。许杰以前在图画中看到的炊烟总是细细一条，弯也弯得过分，扭来扭去，灵蛇似的花巧，实在与画者想表达的农家风味相去千里。

就这么一路欣赏炊烟，那天色眼看着就暗下来了。不易觉察的，一点一点；等觉察到了，已然月上柳梢。

许杰说：“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学过一首歌叫《乡间的小路》？”田明辉说：“我们农村孩子，没唱过这么高级的歌。”许杰说：“那请问农村孩子，你们童年唱什么歌？”田明辉说：“唱‘粉刷匠’。”他还信口哼了两句：“我是一个粉刷匠，粉刷本领强……”他顿了顿说：“中间忘了，最后一句是

‘哎哟，我的小鼻子，怎么变了样？’”许杰大笑：“第一次听你唱歌。”田明辉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许杰笑道：“除了不走调，真没啥好夸的。”田明辉说：“给点善意的谎言行不行？”

秋天的月色如霜，冬天的月色如银，唯有夏天的月色如水。沾在柳枝上，柳枝就格外柔韧；沾在农田里，庄稼就格外丰润；沾在人身上，人就格外善良。许杰说：“其实，你是不是在愁明天的事过不了关？”

田明辉说：“是啊！秦局真麻烦，兴致一上来，全体年轻人都参加。我本来想，我跟你和钟雨城一块儿唱就完了，你俩唱，我张嘴。”许杰笑道：“你想当南郭先生啊？”田明辉手一摊：“想当当不到，非得独唱。这不要人的命吗？要出多大的洋相啊！”许杰沉吟片刻说：“那就选个不高不低、不快不慢、四平八稳的歌，把他们唱睡着了。”田明辉哈哈一乐：“我倒想呢，选不到这么好的歌。”许杰说：“真没有？你唱《新鸳鸯蝴蝶梦》就行了。那首歌难度之小，举世无双。”田明辉一拍腿说：“对啊！我怎么没想到？明天白天我就突击学一天。”

他们口中的“秦局”是单位的一把手局长，为人冷淡、傲慢，常常心血来潮地想到什么主意，就要立刻实施。比如明天的“歌赛”。许杰、田明辉这一拨小的，对他畏而远之，敬就谈不上。这之前不久，秦局长搬家，也曾让办公室主任出面，组织所有三十岁以下的职员去帮忙，搬家公司因此少了一笔大生意。田明辉搬东西磨得双手脱皮，回来后跟许杰诉苦，说“民脂民膏太多了”。许杰没去，他敢抗旨，原因很简单，他父亲许局长就是单位的二把手。秦局长背后有他在省里当官的亲弟弟，许局长身后则有许夫人那一系的大财团。许杰的外公赤手空拳打下了锦绣江山，如今传到许杰的舅舅手中，不仅发扬光大，在全国都有影响，他舅舅还做到了省政协委员，官商两界，都能搭边。也正因此，秦、许二位才能旗鼓相当，许杰在局里的地位也就独特而超然。

许杰和田明辉又散了会儿步，就踱回家去。田明辉家的二层小楼，下层左边是库房，放着镰刀、农药筒、农药瓶之类；中间是吃饭的地方，条桌上供着观音像，香火不断；右间是田父田母的房间，再右一小间是厨房。上层中间专为会客用的，多数是打牌，打麻将；左间是田明辉的房间，许杰

就挤在这里；右面田小妹的小房间，许杰来田家多次，从不涉足。田明辉说许杰避嫌避得太过分，弄得田小妹还以为许杰对她有什么意见。许杰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是尊重女生，懂人情世故，无邪而不天真。”

二人点了蚊香，睡到半夜。那蚊香还是老式的，一圈一圈盘成螺旋状，驱蚊效果极好，驱人的效果也一流。许杰给它呛得夜里四点多就醒了，蹑手蹑脚下了床，摸到电筒，下楼开门。

门外月已偏西，空气清新，许杰大口呼吸，畅快无比。他信步走到门前小路上，看见月亮投在河里的影子。他选了块薄薄的石片，选个姿势，用力一削，石片在河面上跳了四跳才沉下去。

“不错。”

许杰吓了一跳，一回头，田明辉正笑嘻嘻地站在身后。许杰说：“你像个鬼一样！”田明辉笑道：“这不是担心你吗？醒过来一看，兄弟失踪了。你说你干吗出来？”许杰说：“你家蚊香我吃不消，出来透透气。”田明辉说：“你是用惯了电热蚊香片，过惯了好日子。”许杰忽道：“要小便。”田明辉说：“我们家那种厕所你又不习惯，现在也没人，你到路边上朝河里撒吧。”许杰毫不犹豫地说：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童心忽起，提议两个人一起，“看谁尿得远！”田明辉看看左右，笑道：“好，比赛！”

比完了，洗过手，许杰说：“你说二十年以后我们还记得比尿的事吗？”田明辉说：“一定记得。那时讲给我们各人的儿子丫头听。”许杰出了会儿神说：“夏天的虫叫，顶多让你觉得夏天来了。但是青蛙叫，就好像勾起好多回忆。”他们并排在月色下听蛙鸣，虽然并没有经历多少往事，但也有惆怅之感。田家的水泥场被月光浸得通体发亮，许杰、田明辉就如同站在水上——时光的流水。



第二天，许杰、田明辉起了个大早，赶着往单位去。因为多了十几里路程，起得比平时早，许杰睡眼惺忪，一路上打着呵欠。田明辉说：“看你那个资产阶级的样子。”为了表示自己不是腐朽的资产阶级，许杰很快打

起精神，谈笑风生。一开始还是强撑，后来一阵困劲儿过去，真也就神采奕奕了。

若干年后的许杰看到这一幕，定会感慨唏嘘，当时完全不觉得，年轻是一件多好的事。

两个小伙子骑车到“大华路”上，隐约望见别墅的一角。虽然隔得远，依然能感到葱茏绿意的掩映中，那份逼人的豪华。田明辉边骑边说：“那就是你家吧？”许杰顺着他的目光一望，点头道：“是啊，哪天带你去玩。”田明辉笑道：“对我们穷人来说，那就是皇宫啊。”许杰说：“嘁！”

许杰家离单位很近，步行不过十来分钟，骑车一滑就到了。二楼走廊上，钟雨城正在拖地。许杰、田明辉二话不说，也去洗了拖把，各选了一头往中间推进。三人说说笑笑的，倒劳动得有滋有味。

钟雨城个子很高，有一米八，戴着粗框眼镜，方面大耳，相貌堂堂，说话也不像许杰和田明辉那么快，而是不紧不慢，从容不迫；走路也不似许、田大步流星，而是不急不促，泰然自若。喜怒不太形于色的人容易让人感觉城府森严，许、田二人同他走得近，处得熟，知道钟雨城骨子里平易亲切，自有爱憎，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人，只不过为人行事比同龄人收敛而已。

钟雨城和田明辉同年，同一个学校毕业，学的是工程，到“新区开发管理局”来，适逢新区要建港口，正可以学以致用。许杰小他们两岁，偏好的却是文艺，和“管理局”压根儿不靠。此刻他就以这个做话题，笑着抱怨：“你们多好，专业对口，自己喜欢的刚好能当饭碗。”钟雨城拖着地笑道：“喜欢做的和必须做的永远不可能统一，只是错位的程度有轻有重。”他说着就往水池子那边去。许杰对田明辉说：“你看人家，一副前辈高人的派头，甩下一句格言警句，转身就走。”田明辉说：“是的。我们凡夫俗子只能傻不愣地站在后面消化。”许杰接口道：“消化半天还闹了个消化不良，实在太深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把湿漉漉的拖把已经扫到眼前。许杰忙侧身躲开，抄起塑料水桶回击，口口声声说“流星锤”。钟雨城险险地避开，田明辉上前夹击，钟雨城笑着说：“不闹了不闹了，马上他们上班了，看到了影响不好。”许杰笑道：“你先偷袭我的。”

三人正互相取笑，一阵香风飘来。钟雨城立刻肃然，田明辉也不再嬉闹，一起叫：“史主任。”

史艳红是办公室副主任，长得不难看，浓妆艳抹，又增了几分俗艳；身材很好，红上衣，红裙子，黑腰带，看着像国标舞和跆拳道结合。当然视觉上的冲击比起嗅觉上的，又逊色些。那样无孔不入、顺风十里的浓香，几乎要成为固体，一闻撞得人太阳穴生疼。

史艳红本人意识不到，或说意识到了，但做相反的理解。她立在那里满面春风地回应着田明辉和钟雨城的问好，异常鲜明地显示出自信。她转向许杰时，自信立时萎缩，声音加意地柔了几成，由于吃不准妩媚些好，还是慈祥些好，她的发音显得定位含糊：“小杰，一早上就忙啊？”田明辉说：“今天我值班，许杰和钟雨城来帮我一块打扫的。”钟雨城暗中扯了一下他的衣角。许杰简洁地说：“是啊。”史艳红把小皮包往上挎了一挎说：“那你忙啊，我先……”许杰紧接着说：“好的。”史艳红笑笑去了，若无其事般，似乎很大度，又似乎很不屑。

待她进了办公室，钟雨城才低声道：“你干吗这么明显？她是办公室副主任，秦局跟前的红人，许局也挺……器重她的。”许杰“哼”了一声说：“我不信我爸的品位这么低。”田明辉扑哧笑了，说：“大家拿她跟你爸开玩笑，恰好证明他们没什么猫腻。真要有什么，大家回避还来不及呢，还敢老挂在嘴上？嫌命长啊？”许杰一想不错，顿时释然。田明辉说：“你发现没有，每个事业单位都有一个女人，专管福利、采购、工会，跟几个大领导左右逢源……”许杰接着说：“还专管唱《舞女泪》，跟客人拼酒，替局长挡酒，跳恰恰和四步，以及拍马屁和搬弄是非。”二人相对而笑，钟雨城提醒他们声音小一点。他又拍着田明辉的肩笑道：“你刚来时是个愣头青，现在也有点深度了。”

三人洗了拖把，田、钟到工程科，许杰到办公室。工程科很大，桌子也多，呈长方形，许杰曾概括为“棺材形”。他所属的办公室有两间，门对门。对面是办公一室，正副主任在里头坐着。这边是办公二室，是许杰、阮建国两人，往里还有个单间是打字员郑羽的。

如果评选“新区开发管理局”“最不得人心奖”，阮建国必然高票当